

□ 梁治平

越胜嗜书,然甚惜墨,有文章,必为佳作。故此,我对越胜的文章总有双重的期待:希望他多写一点;俟篇成,必欲先睹为快。

二〇〇九年,接连读到越胜数篇新作。八月,越胜携家人回京,朋友聚会时,他说到当时已经写作过半的《辅成先生》,更为没能在辅成先生离世前完成此文而倍感遗憾。十月,稿成,越胜即以之传示友朋。越胜作文,或因朋友之请,或为朋友之故,他最想知道的,也只是朋友们的意见。既然不为发表,这些文字便有几分私人的味道。然而,作者所记述的人和事,蕴含的,却是这个时代的大悲大喜,几代人的生命经历。这样的文字,是不应当只在朋友的小圈子里流传的。

读毕《辅成先生》,我即函复越胜,略云:

此前读你的文字,已觉得写得很精彩,此篇似又深一层,描写更细而用意愈深。相信任何人读毕此文,都会对周先生纯真而高贵的人格肃然起敬,对他身上体现出的一代中国知识人出于中西古典文化熏陶的价值情怀深怀敬意,而这些东

西,现在已经逐渐淡化,甚至为人所遗忘。但这也正是此文重要处。能够代周先生剖白心迹,而将其理想和追求记录、传达于后人,令其薪火不绝者,这是第一篇也是最具分量的文字吧。周先生有你这样的忘年知交,可以感到欣慰了。我读大作时也在想,这样的文字不可只在朋友的小圈子里面流传,那样太可惜了,而且也失去了它原有的意义。

这些文字终能公诸世人,诚为读者之福。

越胜在信里说,他有意将此集题为《燃灯者》,又解释说:

燃灯者在佛家是指片语可开悟人的觉者。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皆可为燃灯者。辅成先生,不用说就是这样的燃灯者,而且是燃巨烛之人。

不消说,越胜也是我辈友朋、读者的燃灯者。犹忆上世纪八十年代,越胜与一班朋友问学论道,砥砺思想,终于开创一番事业,引领一时知识风潮。那几年,大约也是越胜“入世”最深的一段。不过,即便是在那时,越胜仍然保持着一分逍遥。他淡泊的心性,温润的友情,对古典文化的追慕,对趣味的好尚,在朋友中间最具魅力。他家的小客厅,总有朋友满聚,煮酒吟诗,纵论古今。还有他筹划的那些令人难忘的出游:攀古长城,踏夕阳残雪,水中泛舟,月下放歌……山水之间,也是我辈精神滋养之所。

越胜去国已悠悠二十载,世事不变,人事亦然。这期间,我数度往巴黎。再见越胜,他率性依旧,爱家人,重友情,劳作之余,以音乐、诗歌为伴,说到读书,依然眉飞色舞,不改其乐。只是,他差不多与写作绝缘。不过,我知道,他心中的火焰从未熄灭,这些文字可以为证。我读这些文字,在莞尔与凝重、欢悦与沉郁之间,又被一次次地感动和启悟。读者诸君,也会有同样的感受吧。

若干年前,我在齐鲁晚报副刊做个小编,每天的工作为检点和增删投稿者的散文及短篇小说,将有资质可变为铅字的稿件挑出,数出字数,并除以11——晚报那时的排版是11字一行——然后码豆腐一般地将它们码到一张版面里去。说是码豆腐,并非笑话副刊作者们的文字浅显或短小,而是因我本人乃一不可救药的艺术盲,对于版面的走势、变幻,横格线网格线的应用极为白痴,因此不少精致美文都局促地被我编织在一个个豆腐包里,有时还因我算错了字数,不得不被排印工以小字号处理。

我唯一的长处,大概是给我个“唐寅”不会给念成“庚黄”,因此比薛大叔高一点,但也有限。那是前网络时代的中国,“话语的权力”——这个西方学界自福柯以降心念在兹的概念——名副其实地掌握在传媒和出版的手心中。回首我那掌握着一点点发表“话语的权力”的小编生涯,我是否对真正应该面世的文章,因疏忽、误判、无甄别力而曾做出过斩杀?遗珠漏玉,想必是有的。然而今日刘建波君的散文集出版,说来还与当日坐在办公桌前、持一支杀气腾腾的红毛笔、拆投稿信拆到手软的我有点渊源。因为有建波可爱的文字现于世间,我想,在做文字编辑的“功过格”上,小编我至少也能得个“功过相抵”的判语吧。

建波投来的第一篇稿件叫做《半包饼干与爱情》,讲的是他的山大外文系同窗王一龙的爱情故事。词汇量狭窄的王君自我介绍以产大葱著名的家乡,却说不出“葱”的英文,此后获赠焕发着泥土气息的外号“比格葱”。建波笔下的山大,正是我刚刚走出的、熟悉如指掌的小世界。老校的学生来新校洗澡,路上遭遇小混混调戏;小情侣吵架一怒之下撕了朗曼词典,心疼钱又赶紧拿胶水粘起来;被称为“有气无力舞”的第六套广播体操;孜孜苦念着英文精读的农村凤凰男和伤感吟读着“我高贵的心灵怎能忍受卑贱的伤害”的城市孔雀女……短短的两千字,一出轻喜剧,读完后的感觉,好像刚骑自行车绕小树林溜了一圈回来。

拥挤的内容,窄小的版面,堆满桌面的稿件……工作的性质决定了我很少可以不使用红毛笔批批砍砍,有时稿件虽然被录用,删节的部分比刊出的还多。可是我也懂得珍惜好文,《半包饼干与爱情》在我手下一字不易地发出来,为欠缺的版面,我拿着清样去找主任通融——而主任更具慧眼,无需通融。我们得到一位出色的作者。出色的作品是作者的通行证。

建波那时在新闻图片社工作,我们已经是同业和同学,不久又成为同事。他早期的若干散文经小编我发表在晚报上,但我一直抱歉于局促窄小的版面未能给他放笔驰骋的天地。后来我远去天涯,但一直欣慰地知道,他从未搁置他的笔,也未因冗忙的人生与事业而放弃对读书的热爱。读了风俗画卷般的《尚山》系列,你也会被带入那个无聊又不乏生活乐趣的“优胜美地”。观光者远远隔着山岳,看到袅袅的炊烟与浣衣的农妇,也许会感到桃源般的诗意平和,或王维田园五律的悠远静谧,唯有从这山里走出来的作者才深悉其中的贫穷、绝望与焦困。都市人看来吊诡的生活、爱情与婚姻模式,皆出于它的封闭,出于它与现代文明稀少的交集,而建波揄揄平叙的笔致,竟让人对其中的善恶不能置一词。

建波不曾户食泉水而门倚杨柳长大,却有心“不辞长作济南人”;从十八岁念大学来济,他在这个城市中呼吸与生活,交通,交友,最终交出心来给了它。过去我们谈论济南与青岛两城市的区别,我说:济南论风景、气候、滨海贸易之利都不及青岛,但是它就是有一种移民城市的大气。在山东,只有济南才能云集这样多的高校,敞开胸怀留住这样多的外地人才。建波正是被济南这所大气的城市而攀留下来的。他与千千万万跟他有相似经历的外地移民一起,与本土济南人一起,撑起了这个城市的横梁。在我看来,建波君的文字,最好之处就是写出了从“尚山文明”到“济南文明”的一路,那些坎坷与艰辛,取与予,欢乐与悲伤。这也正是漂泊在外、同样经历两个文明激荡撞击的我,所深愧于故乡的地方。

□ 刘晓艺

【原色视域】

师门一入深似海

□ 韩青

像我这类没什么学问的人,翻翻中华书局出版的《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增订本),就很可能知道一些做学问的艰深与艰辛,并且,于传统的学问传承路径上得到一种浮泛印象:师门如豪门,一入深似海。这当然也只是误读。不过,外行人说外行话也不一定全然没有意义,如若这无知言语偶尔能传到专家那里,激发起一种社会科普的责任心,指出标准答案来,那就是负负得正的效果了。至少,我是这样期待着做此读后感的。

王学典先生主撰的《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2000年曾由山东画报出版社推出,今年初中华书局的增订再版,与《顾颉刚全集》的出版同步。在现代学史上,顾颉刚是把学问做到了极致境界的代表性人物。

顾颉刚与傅斯年同为胡适的弟子,受胡适倡导的“整理国故”思想影响,吸收近代西方社会学、考古学等方法,用历史演进的观点和大胆疑古的精神,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形成了“古史辨”派。顾颉刚还将其史学上的创见运用到民间文学等领域来,在孟姜女故事和歌谣学、民俗学诸方面的研究,同样成绩卓著,刘半农曾写信给他:“中国民俗学的第一把交椅,给你抢去坐稳了。”这些观念与著述在当时被看做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反封建、反对经学偶像的文化成就之一,给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顾颉刚曾历任厦门、中山、燕京、北京、云南、齐鲁、中央、复旦、兰州等大学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顾颉刚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据说上世纪70年代,他曾“以毛主席的命令”领衔标点《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此一殊荣至今无人超过。

顾颉刚的另一“殊荣”,则是成了鲁迅在厦门大学 and 中山大学时期,人际环境里的一个斗争对象,进了鲁迅当时的不少书信与杂感之中,还被写成《故事新编》的《理水》。晚年的顾颉刚回忆起来还感叹,鲁迅是他人生中“碰到的第一个大钉子”。

当年胡适介绍实在论哲学时说:“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地由我们替她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传来传去,简化成胡适的历史观——“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此话倒确实表示着人们对历史的不确定性性质的接受。历史如此,研究历史的人也如此。《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增订本)对于顾颉刚学术版图的描绘,即是通过他的弟子们来追摹描绘的,出版者的推介是:这“是一部以闻名中外的‘古史辨派’为研究重心的现代学术史著作,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术史著作,而是着眼于陈述和分析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师生之间的关系。首论顾颉刚的学术造诣、影响和品格,次及他的育才之方,主要讲述了顾颉刚和他的五大杰出弟子——何定生、谭其骧、童叔业、杨向奎、刘起舒——之间的关系,五大弟子都曾紧紧追随顾颉刚,但又都因各种原因与顾颉刚在学术上产生分歧甚至分道扬镳……”民国时期文史学术界有三大“老板”之说,他们是胡适、傅斯年和顾颉刚,书中的一个论点是,就史料考订的角度,“民国时期的史学界,事实上坐第一把交椅的是顾颉刚”,有当今史学界半壁以上江山作证明。

所有对历史可能性的探究,改写与重写,总有新方向与新需求的现实形势,似乎,这也是以史为鉴常读常新的意趣所在。颇为意外的是,史学大家对字眼与身份的认真对应与严格讲究,印象里的“文史不分家”,竟全然非是。最终使顾颉刚学术版图建立与完成的弟子刘起舒,也就是今年春天被媒体发现困居在南京养老院的95岁的史学大家,他早年以文名见长,诗文绝佳,转向治史,是顾颉刚以张之洞的那句“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来劝导,我非文人,读来亦是动心:“不做学问,便一无是处;因此不要做文人,要做学人,肆力解决学术问题,才有价值。”如若将文人的体例做得更纯粹一些,做成一个诗人,则简直要不得:“以选体为文,有貌而无骨;以苦吟为诗,简直文人末路,昔人‘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呕心沥血写出这样的句子来,这两句倒也是对仗工稳,但能算什么句子呢?实在是毫无用处的文人末技。”由此可见,进入师门与进入历史,都要很不容易地做出选择或被选择。



《燃灯者》
赵越胜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1年9月出版

【书人书事】

燃灯者：再现一代大师的风骨与情怀



《坐车艳遇与尚山方式》
刘建波 著
中国旅游出版社
2011年7月出版

【著者印象】

从『尚山文明』到『济南文明』

◎必读呢本:这样的下午,适合读一本《荒废集》,纪念一下被荒废的岁月:那些关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深沉回忆,十年浩劫漫漫时日中几代人被荒废的命运。那个荒乱的年代我们无法体会与揣测,却朦胧明白什么。苦难若发生在年轻时,还“赔得起看得开”,说声“幸亏年轻”一笑而过。但不能做的是想当然,所以不要让自己太荒废。

◎波斯蜗牛:书籍《鳄鱼哥尼流》。就儿童绘本而言,李奥尼的作品是大师级的,无论童趣、画风还是故事、寓意。封面上气质昂扬直立行走的鳄鱼在它的世界是个异类,它没有刻意改变自己,而是在特立独行的路上越走越远。李奥尼的作品价值在于意蕴深远但非常含蓄地隐藏在可爱的图文中。

◎黄老邪:《大方2》。读其中陈雪短篇“沙之书”,很喜欢。小说故事简单却难于复述,故事明面上的意思与读时不断滋生的意思间忽而急湍忽而长河招映,又纷繁又迷离。终句“这些是父亲”5字中那个表不定量的量词“些”,让整个故事符号指向瞬间穿越原本封闭的故事逻辑,一飞而起飞好远……神矣。

◎醒客张:新书《薇拉》是纳博科夫夫人传。薇拉,这个酷爱文学、极度理性、隨身带枪、爱护夫君,又常常可以命令住丈夫的人,之于纳博科夫是什么?我很好看清这个问题,很想理解人类中天才的那类人,如何对付生活,如何消磨平庸的时日,特别是他们也同样需要伴侣时。

